



一期娱会

郑佩佩，江湖再见

□刘雨涵

7月19日，演员郑佩佩经纪公司发布讣告，宣告郑佩佩已于美国当地时间7月17日离世，享年78岁。演艺圈发出了一片悼念之声，有人称她“武侠影后”，有人敬她“佩佩女侠”，有人呼她“佩姐”“佩妈”……大家纪念这位从影60余载的传奇影人，也感怀这位飒爽宽厚、德艺双馨的江湖“侠女”。

观众所熟悉的郑佩佩，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邵氏武打片中的头号女打星，是《唐伯虎点秋香》里强硬又疯癫的华夫人，是《杨门女将》中深明大义的佘太君，是《少年包青天》里包拯的母亲包夫人，是《卧虎藏龙》中狠辣的碧眼狐狸……还有更多年轻的观众，是通过旅行综艺《花儿与少年》，认识了这位朴素善良又仁厚智慧的“大姐”。

主持人曹可凡追忆说，他每次和佩佩姐见面，都会被她爽朗的笑声所感动。而且郑佩佩喜欢用上海话交流，她说，一说上海话，就仿佛回到自己的童年时光。郑佩佩1946年生于上海，年少时她的家境优渥，从小学习芭蕾。15岁时，郑佩佩随家人迁往香港，她进入邵氏电影公司刚刚开办的南国实验剧团。1963年，郑佩佩在电影《宝莲灯》中反串男角饰演刘彦昌，她的形象一眼就被导演胡金铨看中。郑佩佩有芭蕾舞功底，打斗时的身姿动静相宜，极富美感，再加上她眉宇间透露出的英武之气，可以说完美符合胡金铨对武侠美学的想象。1966年，郑佩佩出演了胡金铨执导的电影《大醉侠》，这部影片被称作中国新派武侠大片的开山之作，令郑佩佩一炮而红。

在《大醉侠》之后，郑佩佩又先后出演了《金燕子》《钟馗娘子》等近20部邵氏武侠片，成为邵氏电影头号女打星，彼时报界将她封为“武侠影后”“中国第一代打女”。郑佩佩接受采访时说，那时候她走在街上，那些“飞仔”（流氓）都不敢碰她，“他们不晓得我会武功是真的还是假的，这是我最得意的事情。”

而就在如日中天之际，1970年，郑佩佩却决定息影，随新婚丈夫远赴美国，她此后20多年的生活重心都放在了家庭上。直至1992年，郑佩佩才重返影坛，复出的第一部戏就是周星驰的《唐伯虎点秋香》，她在片中出演武艺高强的华夫人。但是这里的功夫早已不是郑佩佩所熟悉的上世纪六十年代武打片的功夫，而是要会装疯卖癫、搞无厘头。影视大环境翻天覆地，郑佩佩很快学会转变，摒弃以往的表演方式，顺应起那种大开大合的夸张表演。

华夫人与唐伯虎“含笑半步癫”的戏份令观众捧腹不已，但却让老牌导演李翰祥看不惯地说，华夫人这个角色把郑佩佩给糟蹋了。昔日的武侠影后，转瞬成了谐星配角，这是很难接受的事情，但对当时正经历离婚和破产的郑佩佩来说，保住工作是最重要的。郑佩佩庆幸自己演了这个角色，“我是幸亏演这部戏，不然内地不会那么多人认识我。他们（胡金铨、李翰祥）不知道，他们不能想象，因为在他们的想象中我还是金燕子。”随后，在《杨门女将》《少年包青天》《仙剑奇侠传》等电视剧中，更多观众认识了郑佩佩。她不再是那个能打能拼的女打星，但身上始终带着一股侠气，令人敬畏。

接演李安的《卧虎藏龙》，郑佩佩得以再次以女打星的身份回归银

幕。李安说自己是郑佩佩的影迷，他想把郑佩佩和杨紫琼两代“侠女”放在一起。但郑佩佩饰演的“碧眼狐狸”那个角色是个反派，形象还很丑，甚至郑佩佩在马来西亚、新加坡的影迷都表示反对。但她觉得，“演员如果演来演去都是自己，不过瘾，就是要演别人才过瘾，我就是这样改变自己。我和李安讨论了很久，他认为‘碧眼狐狸’很可怜，她是被社会抛弃的，她记恨在心，她的徒弟又出卖了她，其实她是可怜的人。我在演的时候把可怜的部分放进去，因为有人生的经历，我才可以自如地去演那些角色。”最终，郑佩佩凭借《卧虎藏龙》获得第20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配角奖。

年轻时很少有人夸郑佩佩漂亮，都是夸她“能打”。她说，“我年轻的时候从来不知道自己美。一直到现在才发现那么多人说我美，太迟了，不过我觉得无所谓。美最要紧是内心，内在的，内在美就像我师父常常跟我讲的，要做好事，而且要给人希望，给人方便，给人欢喜。”“侠女”一生，最后要学会的不是拿得起，而是放得下。郑佩佩表示：“没有什么不能释怀的了，我能想得通，比较能放下。自从我重出江湖后，我首先学会的就是放下，不然我不会出演《唐伯虎点秋香》，更不会去演《卧虎藏龙》。”就像她曾寄语自己的忘年交刘涛——“岂能尽如人意，但求不愧我心”。

从上海移居香港，年少成名被封“武侠影后”，顶峰之处激流勇退，蹉跎家庭二十余年，再出江湖又是一番天地，郑佩佩成就了属于自己的光影传奇，也给这个越来越瞬息万变的时代，留下了具有记忆锚点的经典之作。



天天娱评

□胡婷

2016年12月，新海诚导演的电影《你的名字。》在中国上映，取得了5.74亿元的票房佳绩。8年后的2024年7月19日，《你的名字。》在中国影院重映。8年，是泷和三叶在东京重逢所经过的时间。8年前到影院看过首映的影迷们，如今是否回忆起曾经的自己和同伴，又是否会想起那个属于自己的泷或者三叶呢？

影片伊始，天光云影，瑰丽的彗星越过云层，如亮红色宝石缓缓下坠，跌入人间。如此唯美、明亮、梦幻的画面，奠定了电影《你的名字。》的基调，并一直延续到结尾。泷和三叶年少的爱恋正如彗星划过，给人以炽烈的悸动，当细节被遗忘，“连结”仍会给彼此留下朦胧的感觉，经年后东京街头重逢，两人一眼认出彼此，互问“你的名字？”

《你的名字。》承载了新海诚导演对自身根源的探寻和对文化深处的凝望，它巧妙地将传统与现代、梦境与现实、人类身体居住的现世与灵魂栖息的隐世编织在一起，如同编绳工艺般“聚拢成形，扭转缠绕，时而回转，彼此中断，而后相连”。

《你的名字。》讲述跨越遥远距离，两位年轻人相逢、相爱又相互寻觅的历程。“距离”是新海诚



与君初相识，犹如故人归

导演有意强调的要素，它在影片中主要体现在男女有别和时空差别上。高二女生三叶生活在2013年的村镇糸守町，高二男生泷生活在2016年的大都市东京，立好人设，距离显现，乡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也被轻松提及，遥远的距离让男女主角产生的种种羁绊更加深刻，身体互换、时空穿梭等奇幻元素，也在距离被跨越的过程中有了倚仗。

“男女有别”的距离通过神奇的梦境带来的身体互换进行跨越，泷和三叶以第一视角闯入彼此的生活，坦诚相待，设身处地地体悟了彼此的困境与孤独，改变彼此的生活，又一同保守秘密。这份特殊的经历让他们成为对方心中最重要的人，直到后来，他们成为彼此无法失去的另一半。

影片中最难克服的距离是“时空差别”，电影借用“连结”的深层意涵，和“结绳”与“掬水而饮”两个重要元素，来帮助主人公实现时空乃至生死的跨越。影片演绎双向奔赴的故事，三叶在原有时间线死去之前到东京寻找泷时，将结绳递交；泷抵达官水神社的神域境界线，在洞穴中喝下了三叶的口嚼酒。

在影片里，结绳有“半魂结入”的寓意。三叶把结绳交给泷的瞬间实现了“半魂结入”，三叶死后三年，结绳陪伴和支撑着泷，电影也以此表达二人“灵魂”的互相依靠。影片用了近四分钟的意识流手法，表现泷喝下三叶的口嚼酒后再次发生时空穿越的过程。泷手腕上的结绳不断变换成脐带、彗星轨迹和丝线，象征着三叶

生命起源和终结都被结绳也即与泷的羁绊连接在一起，如命中注定般丝丝缠绕，原本抽象的时间变得具体起来，泷得以回溯并共享三叶的生命历程，二人在心灵上更加接近乃至合而为一。

电影巧妙地引入了“结绳”的概念，用结绳串联起距离遥远甚至相互对立的事物，阐述了“万物有结”的思想。在此视域下，时间也是由无数个刹那连接而成，如结绳般相互纽结、彼此通达的存在，本应确定的时间线由于泷坚定的意志和强烈的爱意最终温柔地纠缠、中断、连接，为泷改变三叶和村镇居民的命运埋下了暗线，他们笃定而美好的爱超越了一切因果和距离，成为强大的力量之源。

后来两人在环形山上黄昏之

时相互寻觅，有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初见。日本最古老的和歌集《万叶集》中记载：“彼处是何人，望卿莫相问。九月露沾身，待卿于黄昏。”黄昏之时属于维克多·特纳的仪式理论中的“阈限”，阈限中事物的界限不再明晰，关系趋于混乱，为新事物诞生提供了特殊环境。非日非夜的黄昏是生与死轮回的交界，此时，人与非人之物共现于天地之间，泷和三叶跨越阴阳两界、跨越时间空间得以相见。

《千与千寻》中名字作为自我的隐喻给予千寻归属感和自主性，《夏目友人帐》中友人帐里的名字构成了人与妖之间的契约，而《你的名字。》里，名字更是最为核心的意象，泷和三叶依赖名字寻觅彼此，产生连接，名字构成他们之间最重要的羁绊，忘记了名字，羁绊也随之消失。

在影片中，8年后，泷不记得与三叶之间抗衡命运的连接，也不记得神明显灵的瞬间和三叶的名字，他只把过往视为梦境，想去寻找某人某物但又不清楚自己“究竟在意什么”。

在影片外，8年后，银幕前的人们看完新海诚导演这部“献给所有正值青春期的年轻人和内心仍旧怀抱青春残片的大人们的电影”，心中也升腾起不明所以的微妙感受。电影本身也像一场梦，泷与三叶之间的连接就是梦中梦，它提示着多年前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人们在感动什么，或许自己也不清楚，但正是这份朦胧的感动，构成了渐行渐远的梦境般的青春。

（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传媒学院学生）